

留在岁月里的暖暖亲情

■杜红

家风

上世纪70年代初,浙江省江山流传着一个故事。每日清晨,城南海军大院北面的山坡上,常见一位身姿挺拔的长者,头戴草帽,身着无领章的灰色军装,手握竹竿,带着一群白鹅行走着。故事里的这位长者就是我敬爱的爸爸杜义德。他参加过红军长征,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爸爸妈妈育有7个子女,我排行第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爸爸先后到江西省上饶市、浙江省江山进行“学习改造”。当时,我的3个姐姐去了农村和干校劳动,我们另外4个年幼的孩子跟随爸爸妈妈从北京一路南下。

爸爸此前从不问家务和钱财,整日除了上班工作,就是在自己书房里处理公务、埋头书海。来到江山后,妈妈体弱多病,爸爸有限的生活费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要赡养老家的奶奶和插队务农的3个姐姐,这对爸爸无疑是一次考验。

但爸爸迅速地进入了“家庭主夫”角色,开始主管全家财政。每天清晨,他拎着篮子去菜场挑选农家叫卖的新鲜蔬菜,上午骑自行车进城买肉类和副食品。我甚至还见过爸爸跟小贩们一分两分地讨价还价,感觉太新奇了。

爸爸从军前学过木工,动手能力很强,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几块木板,敲打几下就能做个小板凳。爸爸还学会了做煤球,将买来的煤末在楼前水坑地上堆成小山,倒水,掺黄土,上下翻匀,然后铺平,切成均匀小块,再揉成煤球。我们喜欢围着爸爸看新鲜,弟弟们常常搞得一身脏,我和四姐帮着揉煤球。不一会儿,地上就摆出一排排整齐整齐的煤球,晒上一两天,就可以拿来起火做饭了。

1971年初春,几位老干部商量着养鸡养鹅。在我们的央求下,爸爸也从市场上买来几只刚出生的小鹅和小鸡。金黄色羽毛的小鸡小鸭们在楼前空地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叽叽喳喳,煞是可爱。

小鸡可以圈养,但鹅儿需要放养觅食。几家共养了20多只,大人们便商量着各家轮班每日放鹅。走过万里长征的爸爸喜欢走路,主动请缨成为主要放鹅的人,多数时候陪伴另一位叔叔,有时候也独自率鹅“出征”。每天清晨和傍晚前,爸爸戴着草帽,穿着旧军装和自编的草鞋,浩浩荡荡地赶着鹅到河边饮水觅食。后来,这件事被当地人广为流传,爸爸也被大家誉为“鹅将军”。

大院西边有个公共澡堂。一个夏末秋初的日子,爸爸带着我们去洗澡,走在路上忽然狂风骤起,沙土随风卷起,拍打着我们的脸颊,一下子天昏地暗、沙迷双目。瞬间,爸爸张开双臂护着我们的后衣襟,一步步拖着我们继续前行。刹那间,中等身材的爸爸显得特别高大和威武。那一天,我扯着爸爸的衣襟,边走边看着路两旁的树木,心想:爸爸真像这参天大树啊!

这段时间的生活有贫穷和艰辛,有亲情和欢乐。在爸爸的担当和妈妈的



1978年夏,杜义德视察东海舰队,在海军直属某通信团服役的女儿杜红陪同。图为父女俩在舰上留影。

作者提供

相伴下,我们生活得轻松和快乐。这也是我们记忆中与爸爸最亲近相处的一段时光。整齐洁净的部队营区,青山碧水的小城风光,漫山遍野的花香野果,雨后茂盛的春笋野菜,秋后林中的毛栗子、山核桃……如今追忆起来都是一幕幕祥和淳朴的场景。

二

那时,我大姐小燕去了内蒙插队,二姐小平去了陕北插队,三姐小京去了位于天津的干校劳动。三个女儿在远方艰苦谋生,爸爸妈妈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她们。

为了给姐姐们筹集回家探亲路费,先是全家节衣缩食。那些年,我们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捡姐姐们的旧衣,缝缝补补接长衣裤脚是常有的事儿。我们的鞋子大多是妈妈和姐姐们做的,爸爸负责在自制的板凳上架一块木板,让妈妈和姐姐们把破旧衣服撕成块,用熬好的面糊一层层贴在木板上,晾干后制成一块厚布板,再在布板上裁剪出鞋底,用自己搓出的麻绳一针针密密麻麻地纳成鞋底,再镶上鞋面,一双手工布鞋就这样做成了。

再就是全家缩食。那时候,国家还处于粮食限购阶段,姐姐们回家探亲一定会造成全家缺粮。作为经历过吃糠咽菜的老红军,爸爸提议用地瓜充饥,豆子磨面掺普通面粉做馒头。那段日子,我们床底常常放满地瓜,吃得正长身体的我脾胃虚弱、贫血乏力,头晕眼花。精打细算的爸爸真是能把每一分钱捏出水。他还常常赶到县城肉食店买最便宜的猪头,亲自收拾干净,煮熟腌制,每次做菜时放一点点,能吃很长时间。

那些日子,爸爸心态更平静了,每天看报纸听广播,默默地关注时事,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我们没听过他发牢骚,也没见过他的消极懈怠。爸爸妈妈从微薄的生活费里省出

给了姐姐们回家的路费,3个姐姐终于陆续来到江山。久别重逢,我们4个小孩子天天粘着姐姐们,像过节一样。

在江山生活的岁月,是我最为清贫和艰难的一段回忆。但我始终记得那段日子爸爸的坚强、坚毅、豁达和自信,以及全家人的互助和相爱。多难兴家,极苦知甜,这段岁月的磨炼又何尝不是我们一家的财富呢?

三

爸爸出生在湖北省的一个贫苦农家。我奶奶叫柳华山,生过7个孩子,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三男两女。爸爸是小儿子,奶奶称他为“三娃子”,是奶奶最疼爱的孩子。

1927年,爸爸参加农民协会,并于第二年参加农民赤卫军,在当地宣传革命,打倒土豪劣绅,颇有名气。1929年,爸爸转为中国工农红军,离开家乡,离开了疼爱他的父母。

爸爸参加红军不久后,地主还乡团回来了,烧了家里的房子,抓走爷爷,还把他打得皮开肉绽。爷爷被乡亲们救下后在抬回家的路上就离开了人世。从此,奶奶带着大伯、二伯和两个姑姑东躲西藏,艰辛地维持着全家人的生计。

1949年,爸爸把奶奶接到身边细心服侍照料,奶奶这才苦尽甘来。奶奶是家里的绝对权威,即便是作为将军的爸爸也畏惧奶奶的威严,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奶奶。

爸爸去江西省上饶市前,大伯赶到北京,接走和我们一家生活了多年的奶奶。

1972年2月,海军总部派人到江山接爸爸回京。就在整理行装的时候,爸爸收到了老家的电报——奶奶病危了。急速拨通电话,老人家说昏迷中的奶奶嘴里不断地喊着“三娃子”。

一方是组织的召唤,另一方是奶奶临终的呼唤。我清晰地记得,那几口家里一片纷乱,到处是大大小小正待包装的箱子。当晚,孩子们比往常乖巧,不

敢大声喧哗和走动。我路过爸爸的房间,只见房门虚掩,暗无灯光,听到爸爸踱步的声音,他手中的烟头随着晃动的的身影闪着微弱的光,窗外月光洒落在他身上,在地面映出长长的身影……

次日,爸爸看起来老了很多。深沉寡言的他决定举家返京,去迎接他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理想和事业。那一年,爸爸60岁。

回京不久,爸爸就接到了老家来电,奶奶过世了。爸爸沉着脸,把自己久久地关在房间里……

父亲“夜幕踱步”的这个场景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长大渐渐经事后,我才明白那时的爸爸正在做着多么艰难的选择,明白最终的抉择对他是多么沉重,明白爸爸那铁打的坚毅一定是来自战火中的沐浴和情感的磨砺。很多年后,每当我面临着责任和情感的抉择时,常常会想起那晚见到的这一幕。

爸爸恢复工作后,便忘我投入工作中。从那时起,他也不再操理家政,管钱采购了。1980年,爸爸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古稀之年的他,开始在当年西路军曾经悲壮鏖战的大西北走戈壁、翻高原,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地奋斗着。退居二线后,他还是一直在为编写党史军史、支持老区发展、关心社会教育等工作忙碌,一直到86岁时才正式离岗退休。

前些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曾看到爸爸写的一段有关西路军历史的题词:“我为自己参加过这场没有打赢的战争而自豪!我为我的战友在被俘或流落期间对革命忠贞不渝,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而骄傲!”看着爸爸的话语,跟着爸爸的足迹,我一次次地感受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伟大胸襟。

如今,爸爸已远去,留下了许多故事,也留下了他那不朽的精神,那种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忍辱负重、信仰坚定的精神,那种自强不息、积极乐观、不畏艰辛、勇于承担的风范。留给我们的,还有那岁月里浓浓的父爱和暖暖的亲情……

家庭秀

戴上军帽
我忍不住地笑
小树 小鸟和小花
你们瞧
瞧——
这就是爸爸的模样

手中的勋章
像是星星
把它挂在蓝天
那就是我闪闪发光的梦想
李学志配文

定稿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作训参谋杨继承完成任务回到单位。他给家人带回了两件特殊的礼物——一块“戍边石”、一枚三等功奖章。图为儿子在杨继承怀抱里,对着镜头展示爸爸的奖章。
行浩康摄

家人

我第一次被父亲吓到,是在动了他的宝贝木匣子之后。

从小,我就觉得,村里人对父亲的态度有些不一样。特别是孩子们,多少是有点“怕”他的。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源于一种朴素的情感——对一名老兵的敬重。

父亲有个木匣子,他经常小心翼翼地擦拭它,我却从未见他打开过。一次,趁他不在,我偷偷打开了它,里面安安静静躺着一张老照片。我拿起仔仔细细端详:父亲和一名战友背着枪,表情严肃地看向彼此。

这样的姿势和神态逗笑了我,我回头一看,父亲进来了,便笑着说:“爸爸,这个人表情太逗啦!他长得好黑呀!”谁知,父亲脸色一变,将照片一把夺过,对我吼道:“你又没当过兵,有什么资格评价他!”

我被吓得眼泪夺眶而出,但父亲只是收起木匣子,沉默离开。那晚,母亲进房间安慰我,也告诉了我关于父亲的过往。

那年,父亲怀着热血报国之心,踏上了从军之路。前方边境作战仍在继续。不久后,他就接到命令,赶往某炮兵阵地参加战斗。

阵地位于一座山上,山势高耸。为了隐蔽,他和战友只能住在阴暗潮湿的猫耳洞。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右手指被炮筒夹断。后来,本着不给组织添麻烦的心理,父亲选择了退役。

而被我打趣的那张合影中肤色黝黑的叔叔,是父亲的生死战友刘全。在战场上,父亲负责运输、装填弹药,刘全叔叔负责瞄准开炮。他们最后一次作战时,刘全叔叔不幸中弹,英勇牺牲。而我看到的,正是他俩唯一的合影。

儿时的我并不理解牺牲的含义,只是觉得那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听完母亲的讲述,我便再不提及有关木匣子的一切。

两年前,我大学毕业,在人生的岔路口也出现了多个选项。看着一张知名软件公司的录用信、一张应征公民体检审查合格证明,我陷入沉思。

那天深夜,父亲带着木匣子来到我的房间,用那只受过伤的手轻轻把那张合影递到我手中:“刘全叔叔并不是天生脸黑,只是长年累月与炮相伴,脸总是被熏得黑黝黝的。他是连里有名的神枪手,端过敌人的指挥所,我能给他当副手为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感性的一面,朴实的语言背后激荡着家国情怀。

“儿子,一种选择就意味着一种人生。无论你干什么,爸爸都希望你能像刘

木匣子里藏深情

■方富尧

全叔叔一样,做一个对祖国忠诚之人、对社会有用之人、对自己负责之人。”从父亲恳切的目光里,我仿佛看到了他过去的样子,也看到了我未来的样子。

当兵离家那天,父亲在站台上,望着车厢里的我。我几次招手让他回去,他只是对我笑着点点头,没有离开。临近高铁开动,父亲忽然立正,举起那只受过伤的手,向我敬了一个军礼。我猛地从座位弹起,向他回礼——我知道那并不标准,却是我人生中所敬的第一个军礼。

“进来是铁,出去是钢。”新训基地醒目的标语仿佛提醒我们,在这里不仅锤炼意志,更可以结下钢铁般的情义。宿舍里,睡我上铺的战友叫黄天祥。一次,连队组织30公里徒步拉练,由于身体脱水严重,我晕倒在地。连长急忙赶到我身边,大声询问谁还有水。黄天祥闻声,一路小跑赶到我身边。小抿几口后,我渐渐恢复了意识。看着黄天祥的“白脸”“干瘪嘴”,我把水壶推给他,他又推给我,还说:“我不渴,我是属骆驼的,骆驼驮黄!”一瞬间,刘全叔叔那黝黑的脸仿佛同时现于我眼底,我真正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如此珍视他与刘全叔叔的合影。

回连后,我第一时间给父亲打电话。听完“骆驼驮黄”赠水的事,父亲动情地说:“当年行军路上,我和你刘全叔叔也都没少‘骗’对方说自己不渴,就是想把那口水,在关键时刻留给彼此。这就是战友情啊!”

好像就是从那个电话开始,我感觉我和父亲的地理距离虽然远了,但心理距离近了。

边关浪漫

■昆仑 蒲杰鸿



两情相悦

那个夏天,许多个晚上,在海边驻训的黄旭都会拿出纸和笔,写下对女友谢成宇想说的话。驻训结束,他写了101封。

黄旭是东海舰队某部连长,谢成宇是新疆军区某部指导员。思念跨越山川,两人坚守在各自岗位上。后来,谢成宇被调到海拔更高的某机务站任职,两人的距离又增加了500公里。

距离增加了,他们却彼此的爱意通过另一种方式,默默表达。爱人之间的浪漫,有了“边关”这个定语,便有了更生动的意义。

冬天,黄旭训练结束休整时,常低着头四处搜寻贝壳。暖阳下,色彩斑斓的贝壳异常美丽,他精心从中挑选了最好看的一个,钻孔做成项链,寄给了远方的恋人。历时1个月,跨越5000多公里的礼物,带着爱人的气息,温暖了谢成宇的心。

同样的冬天,谢成宇也为黄旭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她把巡线途中捡到的小石头,精心打磨,制成了一对漂亮的手链,寓意爱情坚如磐石。越过雪山险峰,穿过荒漠高原,黄旭收到手链时,心中踏实温暖。

2019年5月,谢成宇带队在高原巡回慰问演出,一路上奔波劳顿,被高原反应折腾得十分难受。此时,每天夜晚黄旭准时打来的视频电话,成了缓解不适的良药。不久后,黄旭到海边驻训,遇上了新装备列装难题。面对这个高智能的铁疙瘩,黄旭一时无从下手。在谢成宇的鼓励下,黄旭每天在密闭、闷热的方舱车内反复研究,将新装备的“脾气”摸得清清楚楚,年底还被所在单位表彰为先进个人。高原与大海,两人在忙碌中积蓄成长的力量。

一直以来,两人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去感受一次彼此的世界。2021年6月,黄旭爬上雪山,体验了一次高原风雪;次月,谢成宇上船渡海,在狭小的船舱,头枕浪花,感受波涛汹涌。

短暂的假期过后,黄旭和谢成宇各自归队。对于幸福,他们有自己的理解:幸福,与距离无关。

今年初春,谢成宇和黄旭喜结连理。西陲边关、东海之滨,隔着千山万水,但因为一份执着的爱,两颗年轻的心冲破了距离,紧紧相拥。

图①:去年12月,谢成宇在给连队官兵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图②:去年6月,黄旭正在进行战术训练。
荣凡乐提供

本版投稿邮箱:bjbrjt@163.com